



良心茶遊記

月光之城獨克宗(下)

獨克宗古城在香格里拉市區建塘鎮的中心，分為古城老街和龜山公園兩個核心部分。經過多年的開發、打造，特別是2014年大火後的重建，獨克宗老街上，商舖、酒吧和客棧分列兩旁，舊屋變大宅。昔日為馬幫服務的皮匠舖和牛棚馬廄，都隨着歷史的長河消失了。古城成了香格里拉最大的購物城，商品琳琅滿目，特別是民族服裝、藏族工藝品、藏式木器、藏香、藏刀、木碗、藏式銀製品、藏藥材、迪慶山珍等特產，最受遊客歡迎。

夜晚最熱鬧的地方是古城中心的四方街和龜山腳的月光廣場。在四方街和月光廣場每天晚上都有篝火舞會。古城當地各民族民眾和來自各地的遊客、朝聖者一起，跳起獨具特色的藏族傳統廣場舞鍋莊舞。豪放的藏族舞蹈極其張揚，歡樂的情緒帶動着場內外所有的人。這是古城最有特色的生活場景，也是古城永遠吉祥的寫照。

但是，獨克宗古城之所以被很多人嚮往，是因為她不僅有着歷史的印跡、藏鄉的風情，還因為她是一個可以被夢想和追尋的地方。這裏有濃濃的藏地風情，密密的佛國虔心。當然，最讓人興奮，最打動人的，依然是那些新房子背後的老屋故事和陳年的舊夢。古城裏最吸引人的是老房子、老石板路和它們記錄的老故事。四通八達的石板路見證了古城的滄桑歷史。

一進古城，踏上用粗拙的條石鋪成的街巷，年代感撲面而來。古城的道路蜿蜒起伏，因為古城是依山而建，看起來路面起伏不平，那是一些歲月久遠的舊石頭就着自然地勢鋪成的。大火毀了老建築，但老石頭鋪成的地面卻保留下來。現在，仍然可以在石路上看到深深的馬蹄印，那是當年的馬幫給時間留下的信物了。沿着滄桑的石板路走向古城的深處，一排排、一片片藏式老房子，更讓人感受到古城特別的歷史文化氛圍。看着那鱗次櫛比接連不斷的老宅，石板小道



藏族廣場舞鍋莊

和地道的煙火生活，感覺獨克宗似乎依舊靜靜地躺在那裏譜寫歲月的千年……

獨克宗古城於1,300多年前在「雪山包圍的盆地」建塘壩上崛起。到清康熙年間中甸（今香格里拉縣）建立茶馬互市，獨克宗開始繁盛一時。經過清雍正到民國期間的數次大規模擴建修繕，逐漸形成了這座神奇的古城。但是在上世紀末，獨克宗還是一個荒草萋萋，瓦礫零落的地方，殘破的土牆，無人問津的小徑，本來就狹窄的街道還被沿街搭建的牲口圈佔了一半，到了夜晚整個古城便是一片漆黑。古城真正發生變化還是在2001年中甸更名香格里拉以後，香格里拉的影響力帶動了獨克宗古城的發展。許多外地人千里迢迢來到古城，走進老街，開起各種店舖、客棧、酒吧、咖啡店，甚至安家。他們希望這裏找回寧靜，建築他們孤獨的夢想。獨克宗古城裏的第一間酒吧是「牛棚酒吧」，是真正開在原先藏民牛棚裏的，只經過簡單的改造。古城藏民的住宅一般是兩層樓，上層高下層低的格局，上層是人居，下層是牛棚。當年的「牛棚酒吧」就在皮匠坡，很原始，把原來藏房牛圈裏的糞便清理乾淨，放了些簡陋的家什物件和一張桌球檯，就開始接納着黃髮碧眼的人，接納着州長和明星，也接納着當地連漢語也講不清楚的原住民。牛棚曾經迎來無數的關注和讚譽，包括國外的知名媒體。極為可惜的是，2014年的古城大火，使「牛棚酒吧」徹底成為了過去式，而今那塊地方已經改建成一幢大房子了。當年的老闆也消失在了雲南。而今許多人走到皮匠坡，就會懷念「牛棚酒吧」，「牛棚」雖然已成往事，但許多朋友依然深深覺得「牛棚」是自己記憶裏的地標，或者是獨克宗新時代中一個缺失了的標本，他更加純粹，記錄着一些人夢想的起飛與破滅。獨克宗的新生活每天都在繼續。不斷地有新人前來，後輩熬成前輩。老朋友們離開，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夢醒了，又或許開始了新的夢想，在別處。其實每個時期的獨克宗，都會讓去過的人有種不能釋懷的感覺，是因為它的一個歷史斷面是去過的人們所親歷的。許多迷上獨克宗的人都認為，第一眼愛上獨克宗而留下來的個個外鄉人，他是英雄，如果沒有他，就沒有今天的獨克宗。

獨克宗古城是一座浴火重生的千年古城。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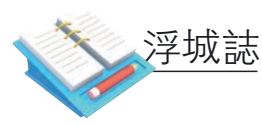


獨克宗古城白塔

區有俗話說，彩虹只有經歷苦難才能看到。雖然遭受了一場大火的獨克宗看起來與過去已有不同，但作為一個隱藏在雪山中的神秘王國，依然蘊藏着濃郁的文化底蘊，她的魅力已經被歲月鑄造成永恒！古城內的舊房子已經比較難看到，現在的都是原址翻修或者新建的，但依然是典型的藏式土掌房為主的特色民居，還有一些帶有濃郁藏風情的木楞房。在獨克宗的小街上，還能讓人找到完全不同的感受。無論是古老的建築風格，還是壯麗的自然景觀，都令人心馳神往。來到獨克宗古城，你將會被它獨特的魅力所吸引，彷彿回到了歷史的長河中。

古城裏不少人家仍然保持着古老的傳統。藏式早餐，以糌粑為主，再配上酥油茶。中餐吃藏包子，烤琵琶肉。晚餐要隆重，有犛牛肉乾巴，有用乾菜、蔬菜、馬鈴薯、豆腐和各種野生菌煮的藏式火鍋。還有家釀的青稞酒。老人們每天早上都要在自家屋頂的煨桑台上，把松枝、五穀燒給遠處的神明，祈求保佑。每到初一、十五，就上大龜山上的大佛寺燒香。小小古城裏雜居着藏族、納西族和漢族等20多個民族，古城其實就是一個多民族生活實景博物館。各民族兄弟姐妹共飲一井水，千年來，各自保持着本民族的信仰與生活習俗，圍繞着大龜山，和和睦睦地把生活講成故事，又把故事過成生活，而今被四面八方的遊客們品讀、欣賞着。

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，是這座被稱為「白色月光下的城堡」的古城最顯幽幻、神秘的時候。一輪明月爬上古城上空。月光如水般傾瀉在古城街面的土老屋和石板路上。街面上帶有民族特色的建築在月光下熠熠生輝，「月光城」果真籠罩在一片皎潔的月光之下。朦朧中，老街顯現着若有若無的輪廓，被行人腳踩路磨得光滑如鏡的石頭路面，在月光和街燈照耀下，泛着清幽的藍光。街巷邊有許多小客棧，門口懸掛着的大紅燈籠，在夜色中給旅人送出溫暖的邀請。走在古城的夜街上，感受着藏族文化與心靈的撞擊，靈魂深處的魂牽夢繞被眼前的祥和、寧靜、神秘、美麗、醉人所感染。高原古城宛若仙境、迷濛如夢的美麗與純淨，令人久久不能忘懷。



浮城誌

七年光陰不尋常

羅大佳

我是香港《文匯報》培養的作家，我常常對文友們這麼說。

我是一名從農村裏走出來的文學作者，但發表文學作品的機會並不多。當農民的時候要幹農活，寫出的稿件投出去後不是石沉大海，就是渺無音訊。被洪雅林場黨委破格錄用後，因忙於工作，文學作品寫得不多，只是零零星星的在國家和省報刊雜誌發表了一些。後來把發表了的作品湊集起來，勉強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。

和香港《文匯報》的結緣，始於2016年6月。那時候因家庭遭遇了不測，正處於人生的低谷。那年4月29日，著名作家陳忠實先生走了，我寫了一篇懷念他的文章〈陳忠實題字〉，投給內地的報刊雜誌後，遲遲沒有刊登出來。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投給香港《文匯報》，一個星期就刊登了。記得那天是6月14日，文章發表在當天的副刊「文匯園」版面。沒想到這麼快就發表了。我的心裏充滿歡喜，從此也和香港《文匯報》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香港《文匯報》副刊的「文匯園」欄目豐富多彩，既有「良心茶遊記」、「詩語背後」、「詩情畫意」、「字裏行間」、「施詞度墨香」等固定專欄，也有可以靈活處理作者來稿的「豆棚閒話」、「生活點滴」、「來鴻」、「詩詞偶拾」等欄目，只要稿件質量好，都能登上它的大雅之堂。每次讀到「文匯園」時，心裏充滿了愉悅。除了「文匯園」外，「采風」、「讀書人」、「專題」、「養生坊」、「愛漫遊」等副刊版面也辦得有滋有味，百看不厭。

更重要的，是編輯們的工作態度和負責精神。他們認真、細心、

負責，對每一篇來稿，都會認真對待，發現了錯誤，及時糾正。對作品，只認質量不認人。寫得特別好的作品，時間和機緣巧合了，第二天就能見報。如果不能見報，也會跟你講明是什麼原因，讓你口服心服。記得我的散文〈想起當年說行人〉和詩歌〈聚會〉投寄過去後，因前者寫的是當年幫民賣東西的鄉村中介人，香港讀者沒有這種生活經歷，當然會讀不懂；詩歌〈聚會〉準備刊發的時候，正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，政府號召居家隔離，不出來聚會，沒有發表當然是對的。這些，都說明報社對作品的質量是嚴格把關的。成為香港《文匯報》作者後，偶爾還會收到編輯寄來的報社製作的紀念品，如紀念郵票冊等。有時候因為工作忙，一段時間沒有投稿，編輯還會主動打來電話，問問這段時間是不是很忙，都好久沒有給報社投稿了……點點滴滴，體現了報社對作者的人文關懷。

時間過得很快。一晃，和香港《文匯報》結緣七年多了。七年來，我在香港《文匯報》發表了一百多篇文學稿件。這對一位作者來說，是很大的激勵，也是很大的動力。七年光陰不尋常，正是有了香港《文匯報》這樣的編輯團隊，才有了我們這些作者的成長！七年來，我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說《螢火蟲之約》、散文集《童年的酸鼻子樹》，一些作品集還正在出版之中，榮獲了一些國家和省級文學獎項，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。這些成績和榮譽的取得，都和香港《文匯報》的關心和扶持是分不開的。

香港《文匯報》歷史悠久，質量上乘，在她誕生75周年之際，衷心祝願這份世界名報愈辦愈好！

詩情畫意

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

十六 大谷石榴 ——張載（南北朝）



張載 大谷石榴 大谷石榴，木滋之最，膚如凝脂，汁如清瀾。江南都產，張載畫。三巴黃甘，瓜州素奈。凡此數品，殊美絕快。

張載，字孟陽，魏晉朝代人。從明人輯錄的《張孟陽集》中錄有此詩。詩中所列出的農產品，令人發思古幽情外，也想到在約二千年前的食物是何等質優。那時除了沒有農業，沒有空氣污染外，一切都是天然的，有機的，純淨的。你看當年產於今日河南洛陽市南的大谷（又名大谷泉）石榴，「膚如凝脂，汁如清瀾」，是張壽自西域傳入中國的名種。還有甘蔗、柿子、柑桔……都「殊美絕快」，令人「渴者所思」。

「大谷石榴」今日未能品嚐，但香港進口水果極多，來自世界各地。每年夏天，水果檔有外國來的「神石榴」，很大的果實，說不定是張壽當年帶返中原原種的名種。吃法可以像外國人，用來為沙律調色調味，倒也不錯。

江南都蔗我未能品嚐，但廣州郊區農村的青皮蔗卻令我愛又恨。那年到農村勞動，工作是剝蔗葉，從清晨一直剝到黃昏，蔗田還是望不到盡頭，兩手被蔗葉刮得許多裂痕。收工後，與同伴一起各自拿起三四尺長的蔗，大口大口地咬着，嚼嚥後肆意地吐出蔗渣，狂放的大笑着，當年17歲的青春原來是留待今日71歲的回憶。

豆棚閒話

撲滿

夜市裏有小販設攤玩套圈遊戲，有小孩套中了一個瓷塑小豬撲滿，卻不知道有什麼用途。看了不禁啞然失笑，如今電子支付大行其道，許多小孩已很少接觸到現金，更遑論養成積攢零錢的習慣了。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那些被悄然取代的舊事物在時間的水流冲刷下，有時候一不留神，就找不到存留的痕跡。

過去為了培養小孩不胡亂花錢、勤儉節約的品格，很多家庭都會有一至數個積攢零錢的撲滿，家裏兄弟姊妹每人一個，各自料理保管。撲滿的材質極為多樣，陶瓷、金屬、竹木、塑料，不一而足，造型也是各具特色。撲滿上方有一投放硬幣和零鈔的狹長細孔，等到空間被塞滿，打破把錢取出來，數目常讓人驚喜。同時也可以促使人們降低物慾，在可花可不花的情況下，把錢投入撲滿拿不出來，就可避免心思無定的反悔，減少支出無益之費。

撲滿的歷史，與銅錢的使用時間一樣長。北宋時，蘇軾因「烏台詩案」被貶至黃州，為了維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計，朋友教他一個方法：把每天的家庭開支固定為

150錢，務必精打細算，用剩餘的錢投到一個大竹筒裏攢起來，遇到有客人來訪，就有了招待賓客的預算。古代的生產力水平低下，細水長流的儲蓄美德，以備不時之需的憂患意識，是貫穿始終的。

我幼年時有過一個用鐵皮製成的母雞造型撲滿，寓意攢錢就像母雞下蛋，只要持之以恆，必能積少成多。撲滿除了投幣入口，腹部也有一個可打開的小門，無須打破，即可隨時把錢取出來。但這件事預留的「後門」，也成為了我儲蓄的最大阻礙——昔日物質貧困，每當承受不住消費的誘惑，意志力出現鬆懈，我的想法和行為就會形成一道巨大的裂縫，及時行樂的念頭會把原有的良好願望打散，消耗掉。

成年後我才明白，用撲滿培養節儉的意識，既是杜絕奢靡之源，防抑逸欲之兆，也是在以延遲享樂訓練塑造人的品格。人只有懂得怎樣把對物慾的注意力轉移到自身之外，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才越高。蘇軾一生仕途坎坷，卻能把儒家固窮的精神、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結合到一起，就是這一理論的最好範本。

來鴻

趙素仲

長天猶如一匹壯闊的藍緞，飄拂向大地的盡頭，那兒是一汪清波，無垠蓮花。這兒就是虎林的月牙湖。

立秋的前一天，我們來到這裏，觀賞獨具特色的夏日蓮花——「虎林蓮」。湖面波瀾不驚，遠岸樹木森茂，近處蓮花靜植，一座朱亭隱在山崖一角，我們的船緩緩而行，風兒閃爍着太陽的金澤，折射着湖水的清澄，迎面而來又從我們的身邊簌簌流過。

一隻鷗鳥凌空從我們的船首倏然掠過，在湛藍的天際劃過一道線瞬間消失在遠方。我被這個景色深處的陶醉，對這片水域的歷史產生了探尋之意。

為我們開船的這位師傅五十多歲，是土生土長的虎林人，用他自豪的話說，我是北大荒十萬轉業官兵的第二代，也叫「荒二代」！

他方剛的臉被太陽曬成紫銅色，穿一件已經洗得有些發白的軍黃襯衣，端坐在駕駛台前，雙目明亮瞭望水面，一邊開船一邊講述。

月牙湖，原來沒有這麼美麗的名字。它只是黑龍江省虎林市東北方這片水域大小不等30多個水泡子之一，它的面積為360多公頃，平均寬度250米，水深1.5米，東端有支流與烏蘇里江相貫通。1987年9月國家批准這裏為「草地球自然保護區」。不知哪一位民間高人，登高俯瞰湖水中央，大呼一聲「月牙湖」，從此就有了這個詩意的名字。

船室內寬敞，兩邊窗下各置四桌八椅，

疏雨過眉頂，綠苔盈空住；笑語盈空住，醉把鵝黃吐。蝶影款款結，紫黛幽幽度；風捲花簾芳姿數，惆悵盡總還舒。

卜算子·豆蔻

星洲樓如一粒種子 插在珠琅書架旁 開出許許多多花 名字有許多特別 低頭仰望總會想起

一湖搖曳蓮紅

王宏波

坐在那兒，四處景色一收眼底。藍天、白雲、鷗鳥、山崗、樹木、蘆葦，在湖面上投射着的生動影像，微風乍起它們立刻搖曳生輝，迅而變成夢幻般的碎影。魚兒在水中逐波，不時躍出水面，牠們亮如黑豆的眼睛，對我們充滿了好奇和友善的問詢……

船從寬闊的湖面駛入一條狹長的水道，立刻被兩邊連綿的蓮花簇擁徐行。我想起南朝蕭繹在《採蓮賦》中的名句：「紫莖兮文波，紅蓮兮芙蓉。」這是對蓮花之美極致的讚美。

當地的文聯主席唐勇是一位在鄉鎮做過領導，又有文化情結的年輕幹部，他見我矚目這不盡蓮花，便給我講了一個關於蓮花的傳說和現實的故事。

久遠的年代，這裏是一片淒冷的水域，上無鳥翔，下無魚躍。一天，一位天女下凡經過，為了改變這裏的荒涼，遂拔下頭上的金簪，在這毫無生息的水域一揮，灑下萬道金光，留下盎然生機，岸芷汀藍，魚蝦翔集，蓮花搖曳，人民安居……

這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。蓮花多生南國水鄉，而在北國這個高寒之地亦有蓮花盛開綻放，清香四溢，這是一代代虎林人改造自然的結果。

據考證月牙湖的蓮花大約是在唐朝中期，隨傳播佛教的高僧跋涉千里經渤海國轉轉這裏，高僧把那蓮花種子，撒播在這片廣闊的湖面，經過一年的冬夢在春水潺湲時長出新芽，逐漸繁衍這一片野生蓮花塘。

但生物的生長要經過遷徙後對新環境、新氣候的適應，在那些無窮盡的歲月裏，蓮花歷經東北的風霜雨雪，高寒凜冽，生生死死任其「天命」，到了二十世紀中期，亭亭的蓮花開始萎靡。

虎林人以「天人合一」的感悟和心靈智慧，對於這片蓮花進行重構，植物學家針對氣候、水質、病蟲害等問題，培養引進耐寒品種的蓮花種子；清除水域藻荇確保蓮花生長水面；採取生物防治和化學防治相結合控制病蟲害，為蓮花的再度盛開嫁入科技因素，形成了新的生物依存鏈條，把傳說中的美好幻想，打造成獨有虎林地域特點的抗高寒蓮花品種——「虎林蓮」。

每年7月底8月初，月牙湖上這高緯度的蓮花盛開一望無涯嫵媚動人，一派生機一片活力，成為旅遊業的重要資源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遊人從四面八方而來，當地政府以蓮花為媒，每年舉辦盛大的「蓮花節」，招攬全國合作夥伴做大「蓮花」經濟，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。詩人讚曰：「北國驕子虎林蓮，高寒秀色別有天。風吹荷香千里外，不似江南勝江南。」

虎林獲得了「中國野生荷花之鄉」的美名，還被上海健力士評為「面積最大的寒帶地區野生荷花聚生地」。

陽光如金，照在湖面。我們的船輕推蓮花而行，蓮花和船相依相擁。無垠蓮花好似一片縹緲的朝霞，落在碧澄的湖水之上閃爍着粼粼波光。我的心不由得醉了。

詩詞偶拾

退休樹

一棵榕樹歲歲葳蕤 佇立書亭下 夏天的風 彈出麻雀聲一樣的啾啾 嗚聲有些落窠

校園三題

星洲樓

星洲，星洲 離我很遠又很近 時光聽懂它的隱語 一個古老的傳奇 在筆下緩緩生長

樓房

磚木結構的樓房 印着南洋風情的胎記 左邊是新加坡的 樓梯 右邊是馬來亞的 記憶

星洲樓如一粒種子

星洲樓如一粒種子 插在珠琅書架旁 開出許許多多花 名字有許多特別 低頭仰望總會想起

胡賽標